

桂林那些事 系列⑯

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

□本报记者 杨湘沙



图①: 南朝的代表性人物画像。左上为宋武帝刘裕; 右上为齐高帝萧道成; 左下是梁武帝萧衍; 右下是陈武帝陈霸先。
记者杨湘沙 翻拍

图②: 桂林博物馆收藏的南北朝器物。
记者杨湘沙 摄

翻查史籍后得知, 同样短命的隋朝, 也是段有意思的历史时期, 其间关于桂林的称呼, 能让人脑袋发蒙。

隋朝时, 中国的行政区划方法又有了变化。由于西晋末年以来包括南北朝在内, 各大政权林立, 大量增置州郡以方便安顿有功将士, 到580年, 天下已经出现了211个州(也有220、240个州的说法)——应该说, 以桂林为治所的桂州是占了这个便宜的, 级别先上去再说——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后, 试图改变这一乱象, 在全国范围内废除诸郡, 实现州县二级制。这个时候, 以记者的理解, 从逻辑上来讲桂州还在, 但始安郡反而应该是没有编制了的。也是没办法的事, 县、郡、州三级政府的治所都在桂林城, 杨坚可能也有些蒙: 大业三年(607年), 隋炀帝杨广又改州为郡, 实行郡县二级制, 桂林的名称又得变了。此时的桂林, 到底该叫什么名字呢?

真是要命。流于纸上的文字, 当时乃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还有桂州和始安郡的称呼, 但还是一州之地的治所桂州吗? 此时的桂林, 具体叫桂州还是始安县, 又或者始安郡?

还好, 专业的事情找专业的人。记者向广西师大的历史学教授江田祥请教后, 总算大致把这条脉络捋清了。按照江田祥的说法, 梁陈时期, 桂林地区为始安郡所辖, 属桂州; 杨坚开皇九年灭陈后, 废南朝的郡, 施行州县二级制, 始安郡又改为桂州; 后来杨坚儿子杨广改州为郡, 桂州又改名为始安郡, “桂林当然称作始安郡”了。

两任皇帝, 杨坚变一下, 废了天下诸郡, 儿子杨广再变一下, 又改州为郡。这里面身份最尴尬的应该就是桂林了, 同时作为始安郡治、始安郡治和桂州治的所在地, 这编制的问题还真是不好处理。不过这也不奇怪, 隋朝虽然统一天下, 国土辽阔, 享国却不过三十八年。重新划分天下, 加上事先研究、事后下达, 等划分清楚差不多要落到实处时, 国家没了。如果加上后人的误读, 乱世间, 出现一些称呼上的混乱, 也在情理之中。这短短的三十八年间, 后世对桂林城作为始安郡和桂州的叫法并存, 也就好解释了。

这事要到唐朝以后才逐渐能够理清, 但其间的名称变化却一直和朝代更迭一样频繁存在。不过, 无论如何改, 桂林城作为桂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, 这一地位在南朝后一直都没有再变过。

如前所述, 南北朝时期, 做过桂林一把手的人, 史上有载的不多, 无非颜延之和之后的周灵起、崔灵恩、淳于量和钱季卿四人。周灵起、崔灵恩和淳于量的事迹, 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一些, 但钱季卿, 却一直没有提及。之所以最后才说到钱刺史, 是因为钱季卿地位特殊: 他是南北朝时期桂林的最后一任领导人。尽管史上关于他的记载也不多, 但他显然是个聪明人, 隋朝灭陈后, 在一个特殊人物的影响下, 钱季卿率领桂州辖下各郡县归顺了隋朝, 也避免了桂北大地上一场可能的战火。桂林可能因钱季卿又躲过了一劫。

另外还有一个因素, 可能也是钱季卿对陈朝并无玉碎之心的重要原因。

因为陈朝宣帝的二儿子陈叔凌, 骄横霸道, 曾经让年少的钱季卿去当马夫, 极尽侮辱之事, 最后导致其父豫章内史钱法成不堪受辱而上吊自杀, 而陈叔凌当时安然无事, 没受任何责罚。

你要说钱季卿对陈朝有没有感情, 多少会有点, 好歹也能成一州刺史, 与陈叔凌弟弟长沙王陈叔坚兼任的荆州刺史在明面上是一样的官。但你要说有多深, 也未必有你想像的那么深。新皇帝来了, 顺应大势, 很自然就变成了新臣。此事相关古籍有详细的记载。

洗夫人有没有亲自到过桂林, 无据可考, 但讲桂林那些事, 讲到了钱季卿, 肯定也是绕不过洗夫人的。

些事, 崔灵恩肯定是绕不开的。

在桂林当主官, 死在任上的, 除了崔灵恩, 记者一时也想不出还有谁。不像柳宗元, 去柳州当官, 死在任上, 那是古代全国人民都知道的。所以, 崔灵恩值得一记。

我走过你走过的路

这算不算相逢

崔灵恩的才华主要体现在对经史的研究和对后学的教育方面, 这和周灵起以及淳于量的武将基因是完全不同的。

史书对于崔灵恩的叙述, 更多的不是在于他担任桂林刺史的能力, 而是在于他一生在经史研究和教育方面的成就。作为一位曾在桂林留下过不寻常足迹的主官, 对于崔灵恩的生平, 身为桂林人, 我们其实是有理由多了解他一些的。

据有关学者考证, 崔灵恩是清河东武城崔家庄(今河南省故城县军屯镇关庙村西北)人。崔灵恩据说从小就喜爱读书, 因为家境不错, 得以拜师遍通“五经”, 尤精“三礼”“三传”。他先是在北魏宣武帝朝中任太常博士, 北魏著名文人温子升曾随其习经。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三年(这时离梁武帝划出桂州并将桂州治设在今天的桂林已经过去了七年), 崔灵恩入南朝, 同时南迁的还有孙祥、蒋显、卢广、宋怀人。

上面这两位桂州刺史, 都非俗人, 但在桂林留下的痕迹很少, 现在的桂林人也甚少谈起。不过, 关于崔灵恩, 却不得不提。因为以刺史身份来到桂林任职的崔灵恩, 在史上地位甚高, 后人称之为教育家、南北朝经学大师。既然是大师, 又是教育家, 与颜延之在桂林错开的时间不过百余年, 他对桂林的教育事业是否有过大贡献, 无法从现有的史籍中获知, 但以他的为人和治学态度, 你要说他不知道颜延之对桂林文教的促进作用, 还有他本人对桂林没有影响, 显然也不合常理。更让人感触颇多的是, 崔灵恩死在了任上, 虽然以他的身份地位, 最后终归还是要葬回河北老家的, 在桂林没有什么可供凭吊的东西留下, 但讲到桂林那

十分可惜。

《梁书·儒林》载崔灵恩的著作有: 《集注毛诗》二十二卷, 《集注周礼》四十卷, 《三礼义宗》四十七卷, 《左氏经传义》二十二卷, 《左氏条例》十卷, 《公羊谷梁文句义》十卷。

按照史家的讲法, 崔灵恩治经以博闻见长, 其著述皆为儒家范畴。他治经重视训诂, 有着明显的北学倾向。北朝文人重训诂, 崔灵恩由北入南, 却也因此得以了解南学重义理的缘由, 并因为不拘泥的治学理念, 能够融通南北经学, 终成一代大师。

据学者分析, “三礼”成书年代不同, 又不是一人写成, 所记礼仪不仅在文字上有差异, 有的叙述前后都存在很尖锐的矛盾, 因此给后世阐释者留下了极大的阐释空间。在这方面汉代经学大师郑玄(刘备曾自称是郑玄的学生)做过很大的贡献。不过, 受时代局限以及个人学识制约, 哪怕是郑玄, 依然留下了不少未曾阐释的问题。于经传无文处推演, 补充经传之义便成了后世学者注疏“三礼”的一项重要内容, 诸家对此推演的合理程度也因此成为衡量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。崔灵恩恰恰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。在文字训诂、保存旧本等方面均有殊胜之处。究其原因, 崔灵恩由北入南, 得见南北诸本, 故能博取慎择, 择善而从, 使其得以保存并进一步传播。

据对崔灵恩有过长期研究的学者考证, 在南北朝经学史上, 崔灵恩不仅以经学见重于世, 更重要的是其由北入南, 促进了南北经学传习范围、经注内容及经学文本之间的融合, 有其特殊的经学史意义,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北朝经注内容之交融, 为南朝培养了一批具有南北兼容色彩的经学家。崔灵恩在南朝经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, 然而经过他的努力, 最终在南方拥有了一个范围较大的接受群体。

崔灵恩的经学思想深刻影响后世, 孔颖达《礼记正义序》历数南北朝《礼记》注疏